



魚訊

今天你是一位公務員，下次，你是一位軍人，下下次，你是一位竹科工程師，下下下次，你是一位房仲業務，你有無數職業，千百化身。

躺在黑暗狹小的房間裡，枕旁的陌生人張目傾聽，聽你熟練地說起另一個職業的事情，每一次，你都有了新的身分，在那一小時當中，向還躺在枕邊的人說起工作內容，即使只有那一小時，你也會和對方交換著基本的身世，其實就那簡單的幾個要點，不外乎工作辛苦，顧客刁難，長官難辦，猶如這窄仄套房裡受潮捲曲的壁紙，內裏露出粗礪的水泥漆面，萬般職業，卻也只有一樣身世，無非敘說人間是苦，苦是唯一的本質，最能喚動人心，聽對方倒出另一個故事。就像是交換，從幽暗的巷弄裡走出來，迂曲折返，重新回到人世，卸去慾望，一身輕，帶走另一個故事，多一些厚實。

是從什麼時候，可以如此輕易的編造自己的身世，像蜘蛛織一張網那樣熟練？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佳作

最初，是從網路開始。你打開電腦螢幕，對面的藍光螢幕照入你的瞳孔，動動手指，依照關鍵字開始搜尋，潛進網海較為幽深的一塊，想找一個尋歡的所在，你發現大家將之稱之為「魚訊」。很快地，你蒐羅到了一些片段的資訊，大多由暗號組成，需要搭配解謎的頭腦，如：「太陽神殿」(只是因為該地點是在阿波羅影音城的樓上)或如「戰車營」(因為該地點旁是軍隊戰車營區)、「魚翅樓」(當然，這又因該地點樓下就是一家魚翅餐廳)等，不同的稱謂，卻有相同的取名邏輯，你將線索東拼西湊，終於得到一個模模糊糊的路線，決定按圖索驥。

彼時，雨滴從高空降落，成拉弓跌墜的箭矢尖端，急促射向白日裡黝黑如墨的柏油路面，溼答答，一股墨流彷彿成形，排向城市裡最低端的下水道，轟轟隆隆，一條龐大的巨蛇在流動。台北，總是如此，特別在夜晚將臨的時刻，感覺人身遍體鬱積潮濕，只覺得悶，悶得化不去，體內有一股龐然巨蛇洶湧，左竄右行，找尋出口。情緒和雨都一樣，總會這樣沒來由的浮出體表，透出層雲邊角，一整片陰鬱暗壓下來，毛毛躁躁，像染上發了霉的壁癌。一整天的雨，到了夜晚，就在路燈下，就散成電銲工人磨出的銀色火花。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佳作

你穿上雨衣，旋身跨坐機車，水流在你耳邊傾瀉一地，右手把轉動油門，風和雨獵獵吹過來，頓時有一種便利，厚如層膜的淡黃色禦雨工具，跟機車速度成正比，啪啦啪啦的扇著尾端褲管，非常輕、薄，穿上了，有一種隨性，時尚潮流，百年經典款，你冒雨奔馳在夜晚的台北街頭，天漸暗而心音漸高，體內一股情慾流動，繞成一座百轉千迴之塔，層層旋上的最尖端，那最細銳頂端，有你要引的雷。

車行一路來到萬華，停好車，與目的地保持一點距離，你褪下雨衣，從置物箱裡拿起傘，低著頭，有個遮蔽，傘、雨、夜晚，已是最好的掩護。你穿過捷運站旁的龍山寺公園，流浪漢們歪斜不一的將自己裹在棉被裡，一陣陣潮濕的氣味淹上口鼻，夜晚的公園燈光稍減，仍可以見到流浪漢們腳踝磨穿的層層裂紋，污漬像龜甲般裂開密佈，一雙腳，瑟縮在人們祈願的大廟旁，一如這座城市的邊角，久了暗了，繁華自在外，而側面正有另一片天地，萬種繁華的背後是萬種衰落，太極兩端，相互依偎。你望向另一側，整條飲酒老街明亮閃晃，而雨則斜斜的搖動著，這座城市邊角裡的黝暗。

你別過身，刻意不去看這座生死繁華相互依存的國度，告訴自己，自己只是一滴被流水捲襲的雨滴，做不得主。你一手撐傘，一手拉緊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佳作

外套的領口，側身轉入地藏庵旁的巷弄暗道，那裏光照不到，只因那有另一片光，另一種氛圍。最外圍，由三三兩兩頗有年紀的女子佔領，這是自然，年歲大了，若不積極爭取曝光機會，則利潤更少，生計更難。想來，這也與藝人求生無異，年歲大了，總得上上節目，談談家常勁爆話題，什麼肉毒桿菌、玻尿酸等總在語句中噴發，並以美魔女之姿，搬弄神情，巧笑倩兮，眼影再重，重不過歲月，睫毛加長捲翹，彷彿要與地心引力來一場逆生長的競賽，掐著煙酒嗓，重溫口音裡的一絲娃娃，細聲喊：「唉叻，我最喜歡小鮮肉啦！呵呵！」，不過為了一搏版面，餬口飯吃，而那都是，時間賜與她們的，愛與傷痕。

再往更深層走，貼在腳上的皮膚有點微微發顫，也發汗，有些緊張。按照網路上流傳的地點以「佛具店」為暗示，你找到一家專賣佛門用品的小店，店門已關，而路旁狹窄僅可容人的小巷，則不知會通往何方極樂，畢竟在此，佛只是具，而你仍是人身。穿行入巷，發現此處有更多與你年紀相仿的人，一張椅子拉了便坐，無客人光顧時，便聊天，雙腿一併，熱衣短褲；機車腳架一立，一屁股貼上坐墊，微微曲身。見有人來，則現出更撩人的姿態，都說佛教塑像有犍陀羅風格，身型圓潤飽滿，卻又恰到好處，刻出線條，通體柔態，信眾跪拜，求的都是生活。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－佳作

你挑了一位其中看起來最年輕的，她指示你，待會要分一前一後走，手指一處不遠的小旅社，告訴你房號，「你先進去，跟櫃台說房號 209，拿到鑰匙後不要鎖，等我一會就來。」你訝然於其中的迂曲，但也了然幾分，畢竟網路上都說，此處容易有警察盯梢，再複雜，沒關係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。鞋聲喀踏喀踏，越靠越近，門把轉開，老舊旅社走廊上暈黃的燈光溢了進來。隨後，沖澡，脫衣，相互靠近，靠到最近，你對著陌生人戴上保險套，像一層膠，滑膩潤膚液體，少量的沾附在套上，卻像一層油汗印記，把你通身裹住。對陌生人親吻，乃至於進入一位陌生的對象，對對方而言，你亦不過是眾多臉孔的切面片段，卻進入得如此深刻，這場大雨裡面，只有氣息是暖的，你們所共通的身分，不過皆為活人，她為尋生活希望的入口，而你為找尋出口，一出一入，生之慾望，卻已是一切。

你穿起衣服，退向歸處，雙方又復為陌生，聽對方說起彷彿連續劇裡的故事，母親生病，有龐大的醫藥費需要扛，一時之間連就學貸款都還沒還清，就被迫推向城市的暗角。「假使可以願意不要做，這頭路，誰人欲做？你說對否？」對否，對否，是對還是否，連你也不禁疑惑起來，畢竟這個世界，從來不問我們對或否，你點點頭，說：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佳作

「對。」若人生都如戲，終該有一個主角，一個結局，不問悲喜，因我們用力扮演悲喜。

走出旅社，你一路往來時的方向而去，一層一層，像走出圖騰的迷宮，至此，尖塔已崩塌，天雷已被引入地下，再悍的雷，接了地，不也得踏實了？你想起曾經的戀人，剛分手時，你獨自一人刷洗浴室，一時興起，將洗手檯盛滿了水。看見黏在邊壁上的泛黃水垢，一層層曲折著光陰。看起來像那些洗浴用品原本的顏色，但其實不是，只是更深更黃的一層，平均暈佈在整面缸槽裡，險些以為這就是它原來的樣貌了。直到拿起一隻廢棄的牙刷，浸入水底翻攪刷洗，它的原來面目才像刮刮樂一般褪開，鋸齒、尖銳、不規則，徹徹底底是生活的形狀。

於是，從那之後，你即開始探尋歡樂，並刻意不找同一人，在各種謊言裏編造新的人生經歷，在她們的耳中，你可以再活一次，然後交換彼此的慾望，以及各種不同的身世，更多的是，你拋出引子，聽她們的故事，彷彿就能把你從憂鬱中解放出來。那天，你從幽暗的巷弄裡走出來，心裡卻彷彿走進更深的暗處，回途經過公園，園中有池，名喚「美人照鏡」，有三兩中年濃妝女子，立於噴水池旁的屋簷下，



2018 南華大學生命書寫文學獎大專組—佳作

深夜的大雨裏，池維持著枯槁的放水狀態，一如流動的年歲，蓄不得半點。此刻，你想起，網路上總稱她們是「魚」，如今見底的池子，是養不了魚的，所以她們怎會是魚？分明是人，是人，才需要遮風避雨，深怕被風雨打濕。雨小了一點，夜更深了一些，路燈帶來微微光暈，你看著這一切，忽然感覺，面對生活，立於池旁的每一位女子，無論被歲月帶走多少，她們其實都是，第一次照鏡的，那個十八歲的美人。

